

烽火驿站

■章熙建

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力量!”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被译成2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声援中国抗日、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浪潮,甚至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

《红星照耀中国》犹如一个红色路标,引导一批批外国友人奔赴延安。来自加拿大的诺尔曼·白求恩就是其中一位。他曾在书信中告诉友人:“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抗战期间,经西安到延安的苏、美、英、法、德、加等国的国际友人达600余名,其中一半以上都在七贤庄停留过。

二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战烽火熊熊燃烧,西安处在全国通往延安的“咽喉”位置,七贤庄当仁不让地被推到了抗战前沿。

从1936年春夏之交到解放战争初期,七贤庄先后经历了从秘密联络站到红军联络处,再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变迁,驻地也由1号院扩大到3、4、7号院,常驻八路军官兵达300多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桥梁”。

1940年2月,风雪笼罩西安城,连续数个寒凛之夜,七贤庄4号院里飞出阵阵高亢激昂的歌声。这歌声如滚滚黄河惊涛,爆发出惊天撼地的咆哮,仿佛中华民族对侵略者发出的怒吼与抗争……路过的人们纷纷驻足聆听。这是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在给办事处官兵教唱《黄河大合唱》。

而在此之前的1938年3月初,著名作家丁玲就曾率西北战区服务团来西安进行抗日宣传。当时的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借用黄埔同窗之谊,多次带着丁玲前往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和国民党军第17军团团长胡宗南的官邸进行斡旋,为他们争取到了在西安演出的“通行证”。丁玲一行在西安作抗战节目巡回演出长达4个多月,场场爆满,轰动古城。

其间,陈嘉庚、光未然、艾青、康濯、艾思奇、茅盾、梁漱溟等爱国华侨和文化名人,也都经由七贤庄踏上奔赴延安的旅程。

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叶剑英、邓小平、邓颖超、陈赓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七贤庄留下战斗的足迹。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西安办事处物资采购和运送任务不断加大。官兵白手起家,建立了快捷、严密的保障体系;

在西安及宝鸡、长武、涇池、垣曲等沿途一线建立了仓库和兵站;建立了拥有150多台卡车的汽车队和马车队等,将紧缺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 and 陕甘宁边区。

1940年,国民党西安当局悍然向商界下达禁令:凡卖给八路军货物者,轻则罚款,重则坐牢。办事处的物资采办和运输一度陷入困境,但他们想方设法,迎难而上,通过疏通货源、化整为零,把水银装在车胎里、药品装在铁桶里、钢材充做车轴等办法,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及前线赋予的各项任务。

三

作为全国纵横交织的红色交通线上的“终端枢纽”,七贤庄以其承担的独特使命和卓越不凡的贡献,见证了“万千青年奔延安”的烽火奇观。

1936年底,在完成第一次陕甘宁边区之行后,斯诺由延安来到七贤庄,取道西安返回美国,可他20岁的随行助手王汝梅却毅然留下重返延安。

这年夏初,斯诺通过宋庆龄的斡旋安排,获得了进入陕北采访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队伍的机会,但他的中国话说得不是很熟练,需要一位中文翻译相帮。斯诺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他想到了该校经济学系学生王汝梅。王汝梅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出色的组织能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火车站送别之际,王汝梅向斯诺提出一个请求,考虑家人和亲友的安全,希望他在作品中不要提及自己。此后,延安的革命队伍里多出一个名叫“黄华”的战士,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他就是王汝梅。

王汝梅仅是七贤庄厚重记忆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从1938年至1941年,通过七贤庄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累计达4万余人。

1939年1月,国民党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在西安至延安沿线设置了7处关卡,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进行阻挠甚至扣押。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办事处的同志们毫不退缩。他们多次与国民党西安当局交涉,想方设法为爱国青年开辟安全通道。在敌人破坏最猖獗的1940年下半年,他们安排爱国青年每三五人组队,穿上八路军军装,带着以十八集团军名义开具的路线,派出战士带路护送,保证他们安全地穿过封锁线。

爱国青年心向延安,既源于被根据地政治开明、团结抗战所感染和吸引,更源于我党筑巢引凤、开门纳贤的政策。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并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曾前往抗大看望新生,并对他们说,进抗大没有考试,大家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延安来,这是最好的考试。

爱国青年进入陕甘宁边区,有的成了宣传、文教、卫生队伍的骨干,有的走上了军事科研、军工生产等重要岗位,更多的是奔赴抗战前线,在战火硝烟中施展才干。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

四

七贤庄地处西安闹市区,名称文雅,却难掩腥风血雨时代的波诡云谲。

从1936年开设秘密联络站,到1937年8月公开挂牌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直至1946年9月关闭撤离,这个烽火驿站在西北敌人的“心脏”位置坚守了10年,始终遭受着监视、骚扰和破坏等威胁,可谓危机四伏,险厄相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次日凌晨,七贤庄附近传来激烈的枪声。为建立西安秘密交通站立下奠基之功的冯海伯,急忙外出察看,刚出院门就被流弹击中,成为这个烽火驿站的第一位牺牲者。

1938年7月31日,宣侠父在外出处理完工作返回住处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绑架,后被秘密杀害。

从1941年7月到1943年6月的两年间,西安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等机构的军警和特务,先后十几次公然冲击七贤庄,强行抢走电台。办事处的同志们迅速重新安装电台,并想方设法营救被捕同志。

1946年,蒋介石公开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内战。同年8月,国民党当局下令关闭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9月10日,奉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全体同志撤离了生活、战斗10年的驻地。

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我党在南京、西安、太原、兰州、乌鲁木齐、武汉等地,先后建立了18个八路军办事处,其中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成立最早、坚守时间最长。

1979年4月,叶剑英元帅在西安视察期间特意回到七贤庄,并赋诗一首:“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

十年坚守,不辱使命;十年战斗,一路艰险。七贤庄——一座功勋卓著的烽火驿站,一段铁血抗战的红色传奇。

感念

清晨,我从喀什出发,乘车向喀喇昆仑深处驶去。群山在这里纠缠交错着,凝聚成无数突起的筋脉和肌块。远处晶莹透明的雪峰,闪着素洁的光泽。翻过几道达坂,我来到三十里营房。这里是通达边境的咽喉要道,新疆军区某边防团便驻守在这里。

车辆还未驶入营区,远远地,我看到营区后面拱起的山坡上镶嵌着“弘扬喀喇昆仑精神”几个大字。我参观的第一站是营区温室大棚。步入其中,温润潮湿的空气裹挟着泥土与蔬菜的清香扑面而来,充足的氧气也让呼吸瞬间变得顺畅起来。漫步于一垄垄规整有致的菜地之间,我俯身凝视眼前这些蓬勃生长、绿意流淌的高原生灵。在边关的朔风与烈日之下,战士们用满是老茧却温暖无比的双手,呵护着它们。我想,这些蔬菜承载的远非食材的单一属性,它们更是战士扎根边陲、戍边守家的见证。

这片西陲高地的苦寒磨砺着人们的筋骨,但战士们总能用如火的热情将岁月酿成动听的诗歌。

“月亮,我是一个兵,月亮啊月亮,我的名字好不好听?”循着夜色中的歌声,我来到了团文化活动中心,只见10余名年轻战士正在舞台中央排练节目。23岁的上等兵王世凯正在钢琴伴奏。两年前从西安音乐学院入伍的这名大学生士兵,现在是边关军营里的文艺骨干。

面对不太懂乐理的战友,他就耐心细致地教;战友唱的音调有偏差,他便一遍遍示范。一次排练完了,他向大家记住了没有,大家都说记住了。但一顿饭的工夫,教唱的内容大家就基本“还”给了他。我问他:“经常排练到深夜,累吗?”眼前的这位年轻人目光灼灼:“战友们这么认真地学,我得认真地教啊,歌声响起的时候,我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

翌日清晨,曙光初照,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往康西瓦烈士陵园。这是我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静谧的陵园里安葬着112位英烈。时光流转,有些烈士至今“无名”,但他们永远年轻的生烈,化作了祖国西部边陲的不朽丰碑,护佑着这片高天厚土。瞻仰间隙,不断有前来吊唁的官兵。我献上鲜花,向烈士三鞠躬。其间,有车队从陵园旁边的219国道驶过,驾驶员也纷纷鸣笛致敬。

硝烟远去,时间的脚步已迈进新时代,可边防军人的英雄故事依然在延续着。我继续乘车前行,大山夹缝中的山路消失在苍茫的远天与大地交汇处。

一路颠簸,汽车冲破最后一道风墙,到达海拔5000多米的神仙湾边防连。这里被称为“云端哨所”,连队前哨班的哨楼顶上,鲜艳的国旗迎风招展,像一簇跳动的火焰,将茫茫高原雪岭都映亮了。几

如此高的海拔是什么滋味呢?有作家曾这样描绘:“是氧气的定量被海拔高度减去了一半,是一年的四季被雪峰挡

感念

昆仑行

■张
过

住了三季,是放逐了树的王国,是压缩了花的领地。”然而,在这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高原上,我看到的却是官兵那泛着高原红的脸颊上绽放出的灿烂笑容,仿佛高原的寒风从未吹灭他们心中的热忱。

短暂休息后,二级上士郭翔翔带我参观了连队的第四代营房。这里秩序正规,卫生清理彻底,门牌标识醒目;网络室、健身房、图书室、晾衣房等各类功能设施一应俱全;作战值班室信息化水平高,能够对任务区实行全方位监控。郭翔翔侃侃而谈,先是我介绍了防区的情况,接着又讲述了他日常巡逻的经历。

那次巡逻,前往点位需要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山达坂,爬上平均坡度70度、垂直落差400米的陡坡,崎岖山路无法通车,徒步将近10公里。行走在冰川上时,大家只能匍匐前进。但历经艰辛到达点位后,大家被寒霜尽染的面庞上满是自豪。他说,在喀喇昆仑离天空这么近的地方执勤巡逻,能让人骄傲一辈子。

闲聊时,郭翔翔笑着告诉我,没有任务的时候,他总爱一个人悄悄爬上连队后山,放声歌唱,歌声在山间回荡,仿佛自己就是神仙湾里的“神仙”。我怔怔地望着他,心里突然一热,脑海里涌现出一首诗:当兵的人总有一团篝火年轻的脸庞/冰凉的未必冰凉/滚烫的依然滚烫……

离开高原的日子里,我的心里常常被一股敬意充盈着,眼前时常浮现出边防官兵的那一张张面孔。曾几何时,这片高原在我眼中是那样的遥远而神秘,可当我真切地感受到凛冽的风雪与官兵的热血在这片天地间交织、沸腾时,我发现自己的心也融进了这片西陲高地,与这里的山河一同跳动。

浪涛之下

■于纯洁



一定

■吉尚泉

贺龙的怀表

■谢克强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众多各式各样的藏品中我看到了一块怀表——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当年使用过的一块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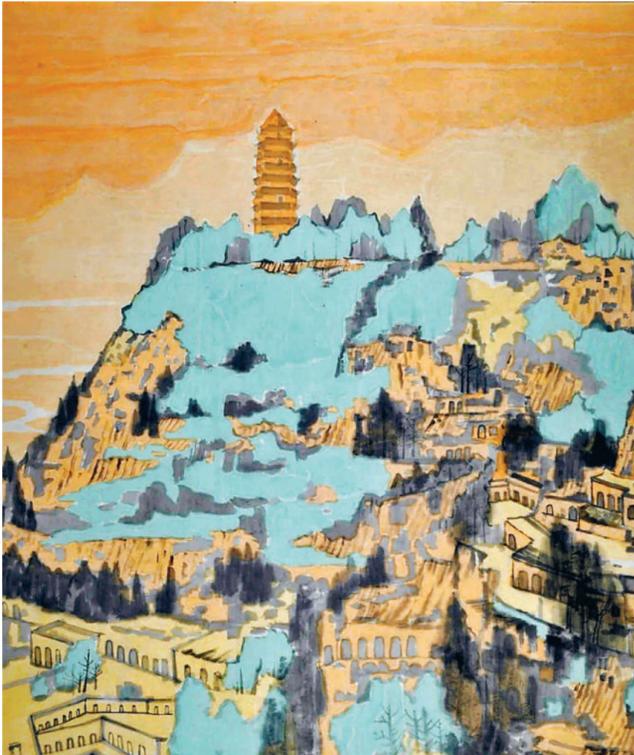
细看怀表上显示的时间时针正好停在两点这是暴动起义的时间

一时间 子弹装上了枪膛刺刀急着要冲出土鞘炸药只等火来点燃

而作为总指挥的贺龙在焦灼等待中凝视着怀表心比怀表跳得更急

滴答的声音标示着起义的时间是暴动的冲锋号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怀表它是那场决战的记录者铭刻武装打响第一枪的历史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中国画)

潘满谦作